

許燚輝 主編

中國語文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五 編 第二五冊

戴震《方言疏證》研究

徐玲英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五 編

許 鋈 輝 主編

第 25 冊

戴震《方言疏證》研究

徐 玲 英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戴震《方言疏證》研究／徐玲英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

目 2+236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五編；第 25 冊)

ISBN：978-986-322-531-7 (精裝)

1. 方言學 2. 校勘

802.08

102017940

ISBN-978-986-322-531-7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五 編 第二五冊

ISBN：978-986-322-531-7

戴震《方言疏證》研究

作 者 徐玲英

主 編 許鈺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五編 25 冊 (精裝) 新台幣 5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戴震《方言疏證》研究

徐玲英 著

作者簡介

徐玲英（1972～），女，安徽大學學報編輯部副編審，文學博士，安徽大學出版社特聘編輯。於2002～2005年在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攻讀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學位，師從袁傳璋、胡傳志、李先華先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清代文獻研究；2005～2008年在安徽大學中文系攻讀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學位，師從楊應芹先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戴學研究。從2005年起，已在《安徽大學學報》、《湖南大學學報》、《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等刊物上發表本專業學術論文近20篇，其中4篇論文為cssci來源刊物和國家核心刊物。同時，主持安徽省教育廳項目一項。

提 要

有感於《方言》「訛舛相承，幾不可通」，戴震為《方言》訂訛辨誤、刪衍補脫，並進一步疏證詞條，利用漢字系統聲近義通的內在規律，讀破通假、系聯同源，更用「語轉」明方言音變，從而溝通了《方言》訓詞與被訓詞，使這部瀕於隱沒的語言學著作重發光彩。本論文從校勘、訓詁、音韻三方面對《方言疏證》進行全面研究。

本書第二章在歸納《方言疏證》的校勘內容和校勘方法基礎上，總結了戴震的校勘特色。即博綜群籍傳注，本之小學六書，以理論斷；以求是為根本旨歸，大膽改正訛文；發凡起例，首次從致訛角度總結誤例。本章重點是結合傳世文獻、後人《方言》研究成果以及現代方言，對戴震校改內容逐個考察，進行窮盡式研究，從量上確定《方言疏證》的校勘價值。第三章研究了《方言疏證》的訓詁內容和訓詁方法，並對《方言疏證》中因聲求義法、異文、引用書目和語法觀念進行了專題研究。第四章對《方言疏證》的音韻研究，主要是通過對戴震系聯的方言音變詞、通假詞、同源詞以及聯綿詞的音轉材料進行語音分析，進而總結出聲轉、韻轉規律，並進一步揭示音轉時聲、韻相制約的關係。

基於以上研究，本書最後一章總結了《方言疏證》對揚雄《方言》的貢獻、《方言疏證》在方言學史中的地位及其方法論價值。同時從校勘和訓詁兩方面討論了《方言疏證》的不足。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戴震生平	1
第二節 《方言疏證》的寫作及其版本	5
第三節 《方言疏證》的研究現狀及選題意義	13
第二章 《方言疏證》校勘研究	17
第一節 《方言疏證》的校勘內容和術語	17
一、對《方言》本文的校勘	18
二、對《方言》郭注的校勘	25
三、對引書的校勘	28
四、對《方言》別本校勘	31
五、《方言疏證》所用校勘術語	33
第二節 《方言疏證》的校勘方法	34
一、對校法	35
二、他校法	35
三、本校法	39
四、理校法	40
第三節 從《方言疏證》看戴震的校勘特點	45
一、參驗群籍 以理論定	45
二、實事求是 勇定是非	48
三、規範文字 俗字從正	52
四、分析歸納 總結誤例	53
第四節 《方言疏證》校改內容評述	55
一、正例	56
二、誤例	87
三、爭議例	94
第三章 《方言疏證》訓詁研究	101
第一節 《方言疏證》的訓詁內容	101
一、疏通詞義	102
二、注明音讀	107
三、解釋名物	109
四、揭示文字學知識	110
五、分析文獻引證與《方言》之關係	115
第二節 《方言疏證》的訓詁方法	116
一、形義互求	117
二、匯綜群籍	119
三、引申推義	120

四、因聲求義	122
五、其他方法	122
第三節 《方言疏證》因聲求義法研究	124
一、因聲求義理論的提出	124
二、因聲求義的表述形式	125
三、因聲求義的功用	131
四、《方言疏證》因聲求義法的價值和缺憾	136
第四節 《方言疏證》異文研究	137
一、繫聯異文的術語	137
二、異文的來源	140
三、異文的關係	142
四、異文的作用	148
第五節 《方言疏證》引書考	149
一、引用書目	149
二、徵引古書的體例	153
第六節 《方言疏證》中體現的語法觀念	159
一、詞性觀念	159
二、構詞觀念	163
第四章 《方言疏證》的音轉研究	169
第一節 「音轉」研究的歷史發展	169
第二節 《方言疏證》的音轉研究	177
一、方言音變詞的語音分析	179
二、通假字的語音分析	185
三、聯綿詞的語音分析	196
四、《方言疏證》音轉規律研究	203
第五章 《方言疏證》的價值及不足	217
第一節 《方言疏證》的價值	217
一、對揚雄《方言》的貢獻	217
二、在方言學史上的地位	221
三、方法論價值	224
第二節 《方言疏證》的不足	226
一、校勘方面的不足	226
二、訓詁方面的不足	227
參考文獻	231
致 謝	231

第一章 緒 論

清初發展起來的考據學，到乾隆、嘉慶年間大為興盛，大家巨匠輩出，專書名著不絕，後代把這一時期的考據學稱為「乾嘉之學」。乾嘉學術研究在諸多領域碩果累累，足以凌駕前代。清代注釋學的大發展，是由戴震創其業、發其端的。戴震的《方言疏證》連同他的《毛詩補傳》、《屈原賦注》、《考工記圖注》等注釋著作，奠定了清代注釋學的基礎，「奠定了解釋學中的文本解釋的基礎，使我國古代的注釋學繼《世說新語》劉孝標注、酈道元《水經注》、《三國志》裴松之注、《文選》李善注四大名注釋著作以後，進入一個全面復興和昌盛的時代」〔註1〕。

第一節 戴震生平

戴震（1724年～1777年），字慎修，又字東原，安徽休寧隆阜人，乾嘉學派樸學大師、唯物主義哲學家。他精通於經學、哲學以及天文、地理、算學，是個百科全書式人物。其弟子段玉裁稱其師是：「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註2〕

〔註1〕 李開《戴震評傳》，328頁（凡見於參考文獻的書目不再注釋版本）。

〔註2〕 段玉裁《戴東原集序》，《東原文集》，黃山書社，2008年。

戴震兒時家貧，不獲親師。就塾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註3〕。他天性善疑好問，喜刨根究實，即便對朱熹之《大學章句》也報以懷疑態度。《戴東原年譜》十歲記載：「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塾師：『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說。』即問：『朱文公何時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梁啓超深服戴震童年便有此等懷疑精神，云：「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說明戴氏學術之出發點，實可以代表清學派時代精神之全部，蓋無論何人之言，決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從眾人所不注意處覓得間隙，既得間則層層逼拶，直到盡頭處，苟終無足以起其信者，雖聖哲父師之言不信也。此種研究精神，實近世科學所賴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爲一代學派完成建設之業固宜。」〔註4〕於私塾中，戴震打下了堅實的小學功底。「凡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詁語之，意每不釋。塾師因取近代字書及漢許氏《說文解字》授之，先生大好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參伍考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群經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能全舉其辭」〔註5〕。由於戴震早年就立志走「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之路，故刻苦研讀《說文解字》、《爾雅》及《方言》，由此廣及漢儒傳注，熟背《十三經》及其注文。戴震謹慎地稱：「余於疏不能盡記，經、注則無不能倍誦也。」〔註6〕由此已可見戴震學術根柢之深厚。

走出私塾後，有一定基礎的戴震「隨父文林公客江西南豐，就近課學童於邵武，又一年，於經學益進」〔註7〕。其後的教學謀食、賣文爲生的經歷又使其學問大有長進。二十歲時戴震拜見邑人程恂，程氏一見大愛重之，曰：「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註8〕其後，戴震受聘於儒

〔註3〕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壬子條，《戴震全書》六。

〔註4〕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34頁。

〔註5〕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己未條。

〔註6〕 《戴東原先生年譜》己未條。

〔註7〕 洪榜《戴先生行狀》，《戴震全書》七，4頁。

〔註8〕 《戴東原先生年譜》壬戌條。

商汪梧鳳家。汪梧鳳爲歙縣西溪紳士，數代經商，樂善好施，創建不疏園，弘揚儒學。此園聚集眾多名家、學者，汪梧鳳於《松溪文集·送劉海峰先生歸桐城序》中云：「吾友志相合、業相同，擇師而無不相同者，休邑鄭用牧、戴東原，吾歙汪稚川、程易田、方希原、金蕊中、吳蕙川數人而已。」〔註9〕孤學而無友，則泯然而不彰，不疏園爲戴震提供了與學人相切磋之機會。當時前輩學者江永也在汪家，戴震「與鄭用牧、金榜、汪肇隆、程瑤田、方矩等從江、方二先生質疑問難」〔註10〕。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歸然大師。江永深愛戴震盛年博學，「一日舉曆算中數事問先生曰：『吾有所疑，十餘年未能決。』先生請其書，諦視之，因爲剖析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先生驚喜，歎曰：『累歲之疑，一日而釋，其敏不可及也。』先生亦歎江先生之學周詳精整」〔註11〕。他們相師相友，學識大長。此時的戴震已小有成就，許承堯《戴東原先生全集序》言：「先生之學，深造自得，不由師授。年未逾壯，所爲《策算》、《六書論》、《考工記圖》、《爾雅文字考》、《屈原賦注》皆成書。迨策蹇入都，一時通人如紀昀、王鳴盛、錢大昕、王昶、朱筠、盧文弨輩，莫不斂手。」〔註12〕

戴震三十三歲時，族人搶占其祖墳並賄賂縣令，欲致戴震罪。戴震族裔戴琴泉記述此事曰：「公祖墓在距隆阜二里之外之茅山橋南，東對公宅，遙望山勢，如書架層疊，青烏家謂爲萬架書箱，主子孫著作等身，血食萬代。豪族某意欲侵佔，以廣己之祖塋，公訴諸官，縣令利豪族賄，將文致公罪。公乃日行二百里，徒步走京師。」〔註13〕戴震隻身避難北京，寄居於歙縣會館，過了一段清苦的生活。是年，戴震拜見錢大昕，談論學術，錢大昕對其極爲賞識。經錢大昕推薦，戴震爲秦蕙田所延請，於味經軒同纂《五禮通考》。秦氏所遇難題，戴震一一爲之疏通剖析，戴震之說多被採納。1756年戴震又受聘於王安國府第，教其子王念孫讀書。後來王念孫及其子王引之皆成爲皖派考據學大師。

〔註9〕汪梧鳳《松溪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28冊，北京出版社，1997年。

〔註10〕魏建功《戴東原年譜》，《戴震全書》七，124頁。

〔註11〕洪榜《戴先生行狀》，《戴震全書》七，7頁。

〔註12〕《戴震全書》七，173頁。

〔註13〕《戴東原先生軼事》，《戴震全集》六，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3468頁。

戴震以其淵博的學識贏得學界認可，聲譽鵲起。其後，王昶、紀昀、王鳴盛、朱筠、姚鼐等京師名流皆與戴震頻繁交往。洪榜稱：「先生之始至京師，當時館閣諸公，今光祿卿嘉定王君鳴盛，今學士嘉定錢君大昕，大興朱君筠、紀君昀，餘姚盧君文弨，今大理卿青浦王君昶，皆折節交先生。」〔註14〕「學者於交遊誦讀間，固可以多方啓發，自得深造」〔註15〕。躋身於眾碩儒之中，問學於諸大師之間，他們或抵掌而談，或書信往來，質疑問難，切磋學問。例如戴震《與王內翰鳳喈書》探「光被四表」之「光」之「充」訓，《與姚孝廉姬傳書》論求十分之見，《與盧侍講召弓書》論《大戴禮》校勘事宜……

戴震仕途不濟，四十歲方才中舉。五十一歲時，經紀昀等人推薦，戴震以舉人身份特招四庫館，充任纂修官，主要負責校訂經學、天文、地理、算術等書。他五十三歲時奉命與乙未貢士一同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這是戴震以其學識所得的殊榮。此後，戴震一直致力於《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清史稿·儒林傳》記載：「震以文學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震亦思勤修其職，晨夕披檢，無間寒暑。」〔註16〕在館四年，經戴震親手校訂之書有：《儀禮集釋》、《儀禮識誤》、《大戴禮記》、《水經注》、《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等近二十部書。《清史稿》對戴震所校之書評價極高，曰：「震爲學精誠解辨，每立一義，初若創獲，乃參考之，果不可易。」〔註17〕辛勤的編纂工作損害了戴震的健康，五十四歲時突患腳病。於臨終前十數日成《聲類表》九卷，又手批《六書音均表》一部。當年五月二十七日，戴震於北京崇文門西范氏穎園去世。戴震卒後，其弟子各傳其學，「其小學，則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興化任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註18〕。

戴震一生發憤爲學，勤苦自礪，雖饘粥不繼，仍筆耕不輟，故其著作等身。《戴震全書》收錄的戴震著作有：《尚書義考》二卷，《毛詩補傳》二十六卷，《毛鄭詩考正》四卷，《杲溪詩經補注》二卷，《中庸補注》一卷，《深衣

〔註14〕《戴先生行狀》，8頁。

〔註15〕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93頁。

〔註16〕《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八·儒林二》，1508頁。

〔註17〕《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八·儒林二》，1508頁。

〔註18〕《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八·儒林二》，1508頁。

解》，《石經補字正非》，《經考》五卷，《經考附錄》七卷，《經雅》七卷，《方言疏證》十三卷，《續方言手稿》二卷，《聲類表》四卷，《聲韻考》四卷，《屈原賦注初稿》三卷，《屈原賦注》十二卷，《原象》八篇，《續天文略》七篇，《水地記初稿》六卷，《水地記》一卷，《水經考次》一卷，《策算》一卷，《算學初稿四種》，《句股割圓記》三卷，《九章算術訂訛補圖》九卷，《五經算術考證》一卷，《考工記圖》二卷，《原善》三卷，《孟子私淑錄》三卷，《緒言》三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東原文集》十二卷。此外，未刊刻著作有：《爾雅文字考》十卷，《直隸河渠書》一百十一卷，《儀禮考正》一卷，《大學補注》一卷。已亡佚著作有：《六書論》三卷，《轉語》二十章，《氣穴記》一卷，《藏府象經論》四卷，《葬法贅言》四卷。

第二節 《方言疏證》的寫作及其版本

梁啟超曰：「清學之出發點，在對於宋明理學一大反動。」〔註19〕顧炎武針對晚明理學家遺留的空談心性、不講實學的學風，首先提出「經學即理學」的口號，認為聖人之道存於經書之中，要真正理解聖賢本意，必須依賴於一種有效的知識工具來正確把握古代的語言文字。所以顧炎武主張「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註20〕。戴震遠承東漢古文經學的思想方法，近接顧炎武倡導的樸實學風，切實走出了一條「由詞通道」之路。他《與是仲明論學書》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註21〕由字到詞到道，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誰都不能超越。所以梁啟超說：「乾嘉間學者，以識字為求學第一義，自戴氏始也。」

〔註22〕

戴震主張「由詞通道」，就不能不重視字書辭書研究。於字書辭書中，戴震最重《爾雅》，因為「六藝之賴是以明」〔註23〕。「自《爾雅》外，惟《方言》、《說文》切於治經」，因為「庶幾漢人故訓之學猶存於是」，所以戴震整理《方

〔註19〕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66頁。

〔註20〕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22～146頁。

〔註21〕 《與是仲明論學書》，《戴震全書》六，370頁。

〔註22〕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卷七，中華書局，1936年，93頁。

〔註23〕 《爾雅文字考序》，《戴震全書》六，275頁。

言》，以期「俾治經、讀史、博涉古文詞者，得以考焉」〔註24〕。

《方言》全稱為《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西漢揚雄作。揚雄在《答劉歆書》中說：「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史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註25〕揚雄根據嚴君平、林閭翁孺的梗概之法，合以自己採集的方俗異語寫成《方言》一書。《方言》是我國最早的方言比較詞類集，具有描寫詞類學價值和歷史詞類學價值，在中國語言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第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時人張竦便以《方言》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註26〕。晉代郭璞對揚雄《方言》的功用和崇高的歷史地位做了精闢的評價，曰：「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真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註27〕並用心為之作注。

郭璞為《方言》作注後，《方言》屢見翻刻、徵引，在長期流傳過程中，斷爛訛誤，幾不可讀，甚至被認為是「是書雖存而實亡」〔註28〕。戴震有感於「宋元以來，六書故訓不講，故鮮能知其精覈，加以訛舛相承，幾不可通」〔註29〕，於乾隆二十年開始研究《方言》。他將《方言》寫於李燾《許氏說文五音韻譜》之上方，並自題云：「乙亥春，以揚雄《方言》分寫於每字之上，字與訓兩寫，詳略互見。」段玉裁解釋道：「所謂寫其字者，以字為主，而以《方言》之字傳《說文》之字也，寫其訓者，以訓為主，而以《方言》之訓傳《說文》之字也。又或以聲為主，而以《方言》同聲之字傳《說文》。所謂詳略互見者，兩涉則此彼分見，一詳一略，因其便也。先生知訓詁之學自《爾雅》外，惟《方言》、《說

〔註24〕《方言疏證序》，《戴震全書》三，7頁。

〔註25〕《揚雄答劉歆書》，《戴震全書》三，241～243頁。

〔註26〕應劭《風俗通義序》，王利器《風俗通義校註》，中華書局，1981年。

〔註27〕郭璞《方言注序》，華學誠《揚雄方言校釋匯證》，1頁。

〔註28〕《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註29〕《方言疏證序》，《戴震全書》三，6頁。

文》切於治經，故傳諸分韻之《說文》，取其易檢。」〔註30〕此種《方言》與《說文》的比較研究，實即解釋學中將一個文本轉嫁於另一個文本之方法。這本《方言》《說文》互見本爲段玉裁借取，最終「於《說文》討論成書，於《方言》亦窺闢奧。」〔註31〕戴震《方言疏證》的最終完成，與他在四庫館任職密不可分。清廷爲了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大力倡導編纂各種典籍，設立四庫館，專門從事《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四庫館的設立，爲清儒提供了讀書治學的資料，使原有學者的學術得以發揮。戴震入四庫館充任纂修後，得見《永樂大典》內《方言》，便開始以永樂大典本《方言》與平時所校訂者對校，又遍稽經史諸子之義訓相合者，及諸家引用《方言》者，「交互參訂，改正訛字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七，逐條詳證之」〔註32〕。

《方言疏證》的版本有兩個系統，一是戴震姻親孔繼涵於1777~1779年刊刻的《微波榭叢書戴氏遺書》所收本。此本題名《方言疏證》，署名清戴震撰，卷首附《方言疏證序》，每卷首行頂格題：《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幾。第二行空十三格題「戴震疏證」。「戴震」與「疏證」間空一格。正文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注文雙行小字。按語降一格以「案」字標識。四周雙欄，版心爲白口單魚尾，上題有書名《方言疏證》，下次第題有卷數、「戴氏遺書」，每卷頁數，「微波榭刻」字樣。每卷卷尾題方言疏證卷幾終。卷末附《李孟傳刻方言後序》、《朱質跋李刻方言》、《劉歆與揚雄書》和《揚雄答劉歆書》。此本爲戴氏家藏的稿書。常見的《安徽叢書》本、《四部備要》本、《萬有文庫》本均屬這一系統。

另一系統是《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所收的本子。此本在1779年送呈御覽，武英殿修書處版刻。書名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卷首附《方言提要》和郭璞《方言注自序》，《方言提要》署名爲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總校官臣陸費墀。每卷首行題《欽定四庫全書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幾，第二、三行低五格次第題「漢揚雄撰」和「晉郭璞注」。每字間三格。正文半頁九行，行二十一字。注文雙行小字。按語另行降一格以「案」字標識，「案」字黑底白文並著以方圍。四周雙欄，版心白口單魚尾，上題有「欽

〔註30〕《戴東原先生年譜》乙亥條。

〔註31〕《戴東原先生年譜》乙亥條。

〔註32〕《方言疏證序》，《戴震全書》三，6頁。

定四庫全書」，次題方言卷幾，下題每卷頁數。卷一、卷四、卷七、卷十三卷首有「文淵閣寶」方印。卷三、卷六、卷十二、卷十三末有「乾隆御覽之寶」方印。卷末附《李孟傳刻方言後序》、《朱質跋李刻方言》、《劉歆與揚雄書》和《揚雄答劉歆書》。常見的武英殿聚珍版本，嘉慶六年樊廷緒刊本及《叢書集成》本均屬這一系統。兩種版本不同之處甚多，具體列表如下：

表1 微波榭本與四庫本文字差異

卷 數	微 波 榭 本	四 庫 本
卷一第二條	《郭注》：「亡山反。」	《郭注》：「莫錢又亡山反。」
卷一第四條	《郭注》：「五割反。」按：在正文「餘也」後。	《郭注》：「五割反。」按：在正文「梲」後。
卷一第四條	《戴疏》：「蓋郭注偶訛耳。」	
卷一第五條	《戴疏》：「保艾爾後。」	《戴疏》：「又保艾爾後。」
卷一第六條	《戴疏》：「謀、撫蓋聲義通。」	《戴疏》：「謀、撫聲義通。」
卷一第八條	《戴疏》：「李善注並引《方言》。」	《戴疏》：「李善注皆引《方言》。」
卷一第十條	《戴疏》：「《說文》：『𪔐，饑也，饑也。』」	《戴疏》：「《說文》：『𪔐，飢餓也。』」
卷一第十條	《戴疏》：「今從李善所引改正。」	《戴疏》：「今從李善所引爲正。此前後字異音義同，猶卷二內前作『𪔐』，後作『𪔐』，《郭注》論之甚明。此因注偶未及，後人改而一之耳。」
卷一第十二條	《戴疏》：「敦、大語之轉。」	
卷一第十二條	《戴疏》：「雅記故俗謂常記故時之俗。」	《戴疏》：「雅記故俗語謂常記故俗之語。」
卷一第十二條	《戴疏》：「舊書所常記故習之俗所語。」	《戴疏》：「舊書所常記故俗之語。」
卷一第十三條	《戴疏》引《釋文》：「𪔐，郭音屈，孫云古屈字。」	《戴疏》引《釋文》：「𪔐，孫云古屈字。」
卷一第十五條	《戴疏》：「『𪔐』亦作『𪔐』《廣韻》：『𪔐，惶恐也。或作𪔐。』」	
卷一第十九條	《戴疏》：「李善注引《方言》：『延，年長也。』」	《戴疏》：「注引《方言》：『延，年長也。』」
卷一第二十六條	《郭注》：「火金反。」	《郭注》：「火全反。」
卷一第二十七條	《郭注》：「古塌字。」	《郭注》：「古蹋字。」
卷一第二十八條	《戴疏》引陸機《辨亡論》作：「鼎跼立。」	《戴疏》引陸機《辨亡論》作：「鼎跼而立。」
卷一第三十條	《戴疏》：「《楚詞》『朝搴阰之木蘭兮。』」	《戴疏》：「《離騷》『朝搴阰之木蘭兮。』」
卷一第三十條	《戴疏》引《禮記》：「有順而撫也。」	《戴疏》引《禮記》：「有順而撫也。」

卷二第六條	《戴疏》：「曹憲於『嬰』下列『其癸』、『渠惟』二反。」	《戴疏》：「曹憲於『嬰』下列『其癸』、『渠惟』二反。『其癸』與『羌箠』所得之音同。字母之說，上聲亦分清濁，古人不分也。注內『促促』各本訛作『促徯』，後卷六內作『促皆』，以『皆』屬下『行貌』，並非。《說文》云：『促促，行貌。』謂細步緩行。今據以訂正。」
卷二第八條	《戴疏》：「當亦是《方言注》。」	
卷二第十二條	《戴疏》：「畧，許救反。」	《戴疏》：「注內『於寄反』各本多作『丘寄反』，從曹毅之本。」
卷二第二十條	《戴疏》：「洪興祖《補注》引《方言》『馮，怒也。』」	《戴疏》：「洪興祖《補注》引《方言》『馮，怒也。楚曰馮。』」
卷二第三十三條	《戴疏》：「任昉《南徐州蕭公行狀》『奄見薨落。』」	
卷二第三十三條		《戴疏》：「傅毅《舞賦》『翼爾悠往，闇復輟已』注云：『闇猶奄也。古人呼闇，殆與奄同。《方言》曰：『奄，遽也。』」
卷三第二條		《戴疏》：「注『是也』下各有『卒便一作平使』六字。」
卷三第七條	《戴疏》：「故書『協』作『叶』。」	《戴疏》：「鄭注云：故書『協』作『叶』。」
卷三第七條	《戴疏》：「故書作『叶詞命』。」	《戴疏》：「注云：故書作『叶詞命』。」
卷三第九條		《戴疏》：「注內『音魚』曹毅之本作『音吾』。」
卷三第十一條	《戴疏》引《周禮·籩人》：「菱芡荆頭。」	《戴疏》引《周禮·籩人》：「菱芡桌頭。」
卷三第十二條	《郭注》引《爾雅》作：「策，賴也。」	《郭注》引《爾雅》作：「策，刺也。」
卷三第十六條		正文：「或曰度。」
卷三第二十二條	正文：「秦曰湛。」	正文：「秦曰瘞。」
卷三第三十一條	《戴疏》：「《春秋昭公元年左傳》『勿使有所雍闕湫底，以露其體。』注：『露，羸也。』《易》：『羸其瓶』，注：『羸，敗也。』」	
卷四第三條	《郭注》：「音止。」	《郭注》：「音氏。」
卷四第六條	《戴疏》：「此條或改『蜀』爲『屬』者非。」	《戴疏》：「謂蜀與漢中也。此條各本作『屬漢』，蓋後人所妄改，今訂正。」
卷四第八條		《戴疏》：「《廣韻》於『襍』字云：『齊魯言袴。』」
卷四第九條	《戴疏》：「注內『襍』字亦舛誤。」	
卷四第三十八條	《戴疏》：「或後因應劭語改而同之耳。」	《戴疏》：「或後人因應劭語改而同之耳。」
卷五第十一條	《戴疏》：「各本『飧』作『儋』，注內『飧石之儲者也』作『儋石之餘也』。」	《戴疏》：「注內『儋石之儲者也』各本訛作『儋石之餘也』。」

卷五第二十八條		《戴疏》：「《漢書·王莽傳》：『必躬載拂』，顏師古注云：『拂，所以擊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枷。』是『拂』『拂』亦通用。」
卷五第三十條		正文：「南楚謂之蓬薄。」
卷五第三十條		《戴疏》：「《漢書·周勃傳》『勃以織薄曲爲生』，蘇林注云：『薄，一名曲。』」
卷五第三十條		《戴疏》：「注內『此直語楚聲轉耳』各本訛作『此直語楚轉聲耳』，曹毅之本作『此直語楚聲轉也』，今訂正。」
卷五第三十條		《戴疏》：「續各本作繼，從曹毅之本。」
卷五第三十二條		《戴疏》：「檠、旋同音，此字疑有訛舛。」
卷五第三十五條	《戴疏》：「『牖』下『履屬』二字未詳，當是如『音鞭』等字訛舛而成。」	《戴疏》：「『履屬』二字，當是『音邊』二字之訛，無從據證。」
卷六第一條	《戴疏》：「『獎』，古獎字。《說文》：『獎，嗾犬厲之也。』」	《戴疏》：「《說文》作『獎』，云『嗾犬厲之也。』」
卷六第一條	《戴疏》：「《廣雅》：『獎，譽也。』《玉篇》云：『獎，助也，成也，欲也，譽也。嗾犬厲之也。』『欲』之義取於《方言》。然『聿』、『獎』皆爲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則『欲』字應屬訛舛，或『譽』『欲』聲相近而訛。注作『皆強譽也』，義尤明。『山頂反』，各本『反』訛作『也』，後卷十三有『聿』字，注內亦音『山頂反』。」	《戴疏》：「『欲』當作『譽』，注內同。下文因義引申，『聿』『獎』皆爲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則『欲』字訛舛甚明。《廣雅》：『獎，譽也。』《玉篇》、《廣韻》『獎』皆訓『譽』，蓋本此。『譽』『欲』聲近似而訛。又『山頂反』，各本『反』訛作『也』，後卷十三有『聿』字。注云『山頂反』可證『也』字之訛。」
卷六第十二條	《郭注》：「行路遠也。」	《郭注》：「行略遠也。」
卷六第二十二條		《戴疏》：「《史記·屈原列傳》『汨徂南土』，《索引》引《方言》曰：汨謂疾行也。」
卷六第三十二條	《戴疏》：「王粲《登樓賦》『夜參半而不寐兮』，李善注引《方言》：『參，分也。』《荀子賦篇》『攬兮其相逐而反』，楊倞注云：『攬與釧同。攬兮，分判貌。』蠡、離古皆與釧通。《廣雅》：『參、離，分也。』」	《戴疏》：「王粲《登樓賦》『夜參半而不寐兮』，李善注引《方言》：『參，分也。』《廣雅》：『參、離，分也。』『蠡』亦作『攬』。《荀子》《賦篇》『攬兮其相逐而反』，楊倞注云：『攬與釧同。攬兮，分判貌。』」
卷六第三十九條	《戴疏》：「田各本訛作由，今改正。」	《戴疏》：「田諸刻訛作由，從永樂大典本。」
卷六第四十二條		《戴疏》：「義本此。」
卷七第十五條	《戴疏》：「《春秋》《成公二年左傳》：『殺而膊諸城上。』孔穎達《正義》曰：『《周禮掌戮》：掌斬殺賊諜而膊。』鄭康成云：『膊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爲去衣磔之。』《方言》云：『膊暴也。』」	